泛論批評與批評家

■ 吳詠九 ■

我們爲什麼要有書評？應該有什麼樣的書評？這是兩個很老的問題，也是值得一再談論探討的問題。

爲什麼要有書評？對這問題最簡明扼要的回答，可以用孔子的一句話來說明：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你如果對某一個人說：「你不會吃飯！」不用說，他一定是不服氣的。我們每個人天天吃飯，是事實，怎能說不會吃飯？但是，如果進一步去究問，眞正吃飯而又能够知道品嘗飲食味道的，恐怕百不得一，尤其在今天這個忙碌緊張的工業社會，大家習慣了用三明治、熱狗、便當、快餐匆匆果腹的情形下（特別是中午用膳），其能知其味者，恐怕是千不得一，萬不得一。這也是無法否認的一個事實。

而讀書，除文盲外，人人都能讀，人人都時刻在讀，可是，眞正能知讀書樂趣，能品嘗出書中滋味來的人，恐怕更是少而又少的。

說起來，品味一事，不論是吃飯或是讀書，都是一種藝術，這是無法否認的。

藝術之爲物，有之，可以充實人生；無之，有時候也未嘗不可。譬如說，決沒有說必須限定每個人吃飯都得要知道其味不可的。但不知味的吃飯與知味的吃飯總是兩回事。

事實上，一般說來，吃飯目的，是求其充饑，是求其延續生命，祇要能有營養價值，在講求味道方面，馬虎一點，倒也不算什麼。有時候太過於講究味道，近於奢侈，倒反不合樸實生活的原則。但是對於讀書，若是讀而不知其味，那麼讀書的功用就勢必要大打折扣。這不像吃飯，吃了總是吃了，不知味道並無關係；讀書要是囫圇吞棗，那就和不讀又有什麼兩樣？

有人讀了一輩子書，食而不化或是不加選擇的結果，未受其益，甚且適足害之。

有人讀書讀破萬卷，甚至有些可以背誦如流，熟是熟極了，但其目的，似乎除了記誦之外，更無別的用意，顯然這是不懂讀書藝術，死記硬背，未得其樂，適得其苦，通常大家稱這種人是「兩脚書櫥」，也就是說，他根本不會讀書。

讀書，是和吃飯同樣重要的大事。而讀書却不像吃飯那樣簡單，讀書而不會讀，問題實在太大了。

因此，如何設法引導使人人都「會」讀書，特別是當一般人因不知書中滋味而不去讀書之時，如何誘使其「喜愛」讀書，尤爲迫切需要，自毋待言。

職是之故，「我們要有什麼樣的書評」這個問題的答案，也就在此了。

這問題牽涉到的範圍，比第一個要廣泛得多，就人的對象而言，它涉及了作者、讀者、與批評者三個方面。

古人有言：「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這是代表作者的慨嘆，認爲文章的好壞和作者耗費心血之苦，很難爲他人所了解，不相信別個的批評，就是深中肯綮之言。

同樣的還有：「文字知音，千古所難。」顯然這是更深一層的感慨。

更進一步對批評家挖苦、嘲諷，甚至責備的，出之於作家之口的話，尤其不勝枚舉。且引幾位西洋名家的

言詞來看，以窺一斑：——

第一世紀羅馬諷刺詩人朱文諾爾（Juvenal, 60?-140?）說：「我們的批評家，赦免了烏鴉，却審判了鴿子。」

十八世紀英國名詩人波普（Alexander Pope, 1688-1744）說：「批評家是食肉鳥，祇有吃腐肉的興味。」

十九世紀英國散文家兼評論家赫胥黎（William Hazlitt, 1778-1830）說：「最苛刻的批評家，不外是未達到文章水準，就是創作失敗的人。」

以上還是溫和的嘲諷，更劇烈的對批評家的漫罵還有的是：——

十九世紀英國藝術家丹尼爾（William Daniel, 1769-1837）說：「批評家輒是慣會發出嗤嗤之聲的毒蛇。」

十九世紀英國詩人兼哲學家柯爾雷基（Samuel Taylor Coleridge, 1772-1834）說：「批評家是對其鄰人名望懷有嫉妒和敵意的清醒的謀殺者。」

十九世紀德國哲學大師尼采（F. W. Nietzsche, 1844-1900）也說：「蚊蟲叮人，不是惡意，是牠們要活。同樣地，批評家亦然，他們要的是我們的血，並無意於要我們痛苦。」

反對批評家的論調，自然還多的是。平心而言，這些論調一方面固然是不無其見地，但眞正說來，祇是對一些缺乏學術素養，或是品性不良的批評者而言，當然是不可一概而論的。同時，也就是爲了這個緣故，我們更需要具有高深學識，良好修養，與崇高品格的眞正批評家，和他們的嚴正批評。

而此一需要，也可以拿若干名家的話來佐證：——

像莎士比亞就曾如此地說過：「若無批評，我就不足道了。」顯然他是歡迎批評的。

這可以代表一般對其個人作品具有信心的作家之意向，不獨是莎翁個人的豪語而已。

又如法國近代小說家法朗士（Anatole France, 1844-1924），也對優秀批評家有極大的期望，他說：「好的批評家，乃是把他的靈魂浸淫在傑出作品之中，與之打成一片的人。」

又如十九世紀法國文學批評家及作家聖佩甫（Charles A. Saint-Beuve, 1804-69），亦對評批家作過中肯持平之論，他說：「批評家是一位比別人具有早五分鐘的注意力的人。」

凡此，都是看好批評爲公評不磨的人。**好的作品，自然經得起批評考驗的，而且愈是嚴正的批評，越對優秀作品有利。**

實際上，對於一件藝術作品來說，批評是絕對無法避免的事情。它是一個人對其所見到的藝術品對象自然而然的反應。至於此一批評之有無價值，自然是要看批評者的美學經驗而論。不過，我們所期待於批評者本身的，自然是他要大公無私，不偏不倚，不在批評中夾有一點個人好惡的感情。這應該是作爲一個批評家的起碼條件，卽使不能說是批評家的定義的話。

所以，當批評家不是容易的事，更不是任何人都能稱得上是批評家的。

同時，當批評家也是不討好的事，因爲，既然批評，就得一本藝術良心是問，必須嚴正而公允，這樣一來，批評就難免要獲得他所不推許或是稱讚的作家的憎恨。

因爲一篇够得上稱爲批評的文章，至少要符合三個方面的水準：

①在文學理論上，要有周詳而充分的論據。諸如：對它所批評的作品之創作衝動根源的種種心理學上的問題，作品的美學觀念或是意向的獨到之處何在，作品的寫作技巧，以及對讀者的傳達方法是否完美等等都是。

②在文學史上，要對作品之文學類型、傳統、觀念，有所分析。

③在作品內容上，要仔細闡明、解說它的藝術成分之所在，並予評價。

質言之，**批評家的工作，便是一種去發現作品並發掘作品的眞正價值之工作。**也正因爲如此，所以，批評家給人的印象是挑剔者、非難者、吹毛求疵者，甚至是在鷄蛋裏找尋骨頭的人。

但是，我們要知道，挑剔、非難，吹毛求疵，都不是憑空而來的，一定得要有其立論的根據。若然沒有根據，批評的本身就立不住脚，文章寫得再好，也等於胡說，那是毫無價值與作用可言的。

而文學作品之所以能有其不朽價值，是因爲有文學批評給予它的評價。好比一件稀世奇珍的古物，忽然出土被人發見，必須經過鑑定，給它在各方面的價值，作一仔細的評估審定，纔能斷定它的身價，或被收藏家高價收買，或是藏諸公共博物館，供大衆欣賞。

批評家對一本書，一篇文章，或是一件藝術品所起的作用，就是給一些不知其美，或祇能知其美，而不知其美之所以然；祇能作浮淺皮相的觀賞，而不能深入的指出它的優美價值的讀者與觀衆開導點化。

如果說，一國的文化，賴有批評家而更加發揚興旺，一社會的文明水準，賴有批評家而更提高增進，一民族受文學藝術陶冶而產生的性靈與精神的生活眞貌，賴有批評家而使舉世人類有所認識，這話並不爲過。

事實上，中國第一位大聖人孔子，本身就是一位最偉大的批評家，他的刪詩、書，訂禮、樂，贊周易，作春秋之盛大業績，殆可說無一不是批評工作。否則，詩、書、禮、樂，若不經其刪、訂，一定是駁雜紊亂，了無體統。至於周易，是由伏羲制卦，文王繫辭，孔子作十翼，而後始整體大備，微孔子，則易經之經義無以傳，這更是一項有價值的評估工作。而春秋是根據魯史而制作的，孟子表其事有云：「世衰道微，邪說暴行又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歷來對春秋有一句人所共知的評語，就是：「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可是這部書的本身，就是對人對事評騭褒貶的作品。

孔子之爲批評家，更可從他對詩經的評詁的話來論定，一則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這是評詁詩經整個的思想意識。再則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這是分析詩的品類。三則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不學詩，無以言。」這是闡論詩的功用。

批評，原本是隨着一個人對其所見的事物所引發的感想，人人都可能成爲批評家，但是由於每個人的稟賦

、興趣和教養不同，所以每個人的觀點和對事物的期望也大有差異。因此，沒有人能對一切事物都有中肯恰當的批評。如上面孔子評詩經的幾句話，決非其他的人所能說得如此周恰確切的。

蓋欣賞和批評，雖有連帶關係，但却是兩件事。兩者都有程度深淺之分，而能欣賞者不一定能批評，能批評者却一定能欣賞。所以欣賞容易，批評則難。批評家不但需要具有比欣賞更深一層的鑑賞之慧心與判斷力，還要具備專家的才能與技巧，始不但能領會別人所領會不到的妙諦，而且更能將此妙諦用筆或是用言語表達出來。

因此，**批評家對於社會大衆所作的貢獻，是在於提高他們的品賞能力，如果說，文學藝術是溝通人類心靈的東西，則批評家所致力的，便是一種搭橋的工作**，藉使一般人能够經由它而更容易順利地達到文學家與藝術家所構築的精神宮殿，擴大他們的視野，提高他們的人生境界。

由此可見，批評家所負的使命，是非常重大的。一個國家，若是國民對文學藝術的欣賞能力薄弱，自然就連帶地影響到文化水準，而究其重要癥結所在，不能不說是批評家沒有克盡其責任的原因。

同樣地，一個社會，若然不重視批評家，如果批評家所處的是可有可無的地位，這個社會即使在其他方面都有進步，但是在精神生活方面，則是落伍的。

我們如果這樣說，假使把一個民族所有的偉大文學作品與藝術傑構全部從她的歷史裏邊剔除，這民族自無文化可言，乃所必然。更進一步，如果我們這樣說，假使一個民族所有的批評家都不存在的話，這民族是不是能產生她的那些輝煌的文學與藝術傑作，顯然也是個問題。

因爲，沒有批評，就沒有進步，批評正是刺激創作力，匡導創作方向所不可缺少的要素。試問：若是希臘沒有亞理士多德（他殆可稱爲西洋古代文學批評的開路先鋒），沒有郎吉納斯（Longinus, 213-273），希臘哲學家兼修辭學家，其「論崇偉文體」——On the Sublime，爲世上最偉大批評論著之一），沒有阿里士多芬尼斯（Aristophanes, 448-380 B.C. 希臘詩人），艾索克拉底（Isocrates, 436-338 B.C. 希臘演

說家）這些人；羅馬若是沒有西塞羅（Cicero, 106-43 B. C. 羅馬政治家，演說家及作家）、霍瑞斯（Horace, 65-8 B. C. 羅馬詩人及諷刺家）、彼羅尼尼亞士（Petronius, ?-66 羅馬諷刺作家）、昆提蓮（Quintilian, 一世紀之羅馬修辭學家）這些人；古希臘、羅馬的文化是不是能够那麼燦爛盛大呢？

我們再看，英國、法國的文學批評，是在十六世紀開始的，那是亞理士多德的「詩學」（Poetic）被埋沒了許多之後，到這時候纔由阿拉伯文的節本譯成拉丁文。英國藉此主要的文學理論源頭，在以後的三個世紀中，出現了許多傑出的作家或詩人兼批評家如德萊頓（John Dryden）、約翰生（Samnel Johnson）、赫胥黎（William Hazlitt）、柯爾里基（S. T. Coleridge）、魯斯金（John Ruskin）、安諾德（Matthew Arenold）、華斯渥茨（William Wordsworth）、蘭姆（Charls Lamb）、狄昆西（Thomas De Quincey）、拜倫（Lord Byron）、雪萊（Percy Bysshe Shelley）、麥競萊（Thomas Babington Macauley）、穆勒（John Stuart Mill）、佩德（Walter Pater）、辛門茲（John Addington Symonds）、莫萊（John Morley）、聖次伯利（George Edward Bateman Saintsbury）等等。同樣地，法國亦然，如馬萊卜（Francoise Malherbe）、布瓦洛（Nicolas Boileau-Despreaux）、伏爾泰（Francoise Marie Arouet Voltaire）、狄德羅（Denis Diderot）、聖佩甫、勒南（Ernest Renan）和泰恩（Hippolyte Adolphe Taine）等輩，代有人出。

當然，這些名家，無論其對批評所持的觀念如何，其爲批評家之地位，實堪與其作爲詩人或是作家的身分相埒的。但並不是每個詩人，每個作家都可以成爲批評家的，可是，若然作家詩人同時具有的批評家天賦與覺察力，自然對其作品水準之提高，大有裨益。

意大利的文藝批評，也是創始自十三世紀的大詩人但丁（Alighieri Dante），他的一本名爲「論詞藻」（DeVulgari Eloquio）的著述，實爲意大利批評文學之根源。而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的兩位偉大批評家戴聖克蒂斯（Franeesco De Sanctis）和克羅契（Benedetto Croce），一是政治家兼文學史家及批評家，

一是政治家兼哲學家及批評家。

在德國，戲劇家萊興（Gotthold Ephraim Lessing），也在批評界佔極重要地位，其批評著作甚受以後的批評家重視，而士雷蓋爾兄弟（August Wilhelm and Friedrich von Schlegel）一爲詩人，一爲哲學家及作家，亦都享譽於批評界。甚至大名鼎鼎的哥德，亦是一位傑出的批評家。

至於我國，歷代文士衡文之作更指不屈數。如摯虞的「文章流別」，劉勰的「文心雕龍」，鍾嶸的「詩品」，都是中國批評文學的專著。尤其南朝劉勰的「文心雕龍」，其內容從文學原理、原則，以至文體的比較，分析，論列詳明，風格綺麗，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無疑是一部十分重要的鉅著。此後如宋朝以還各家的「詩話」，更是不勝枚舉。總之，文人凡有作品，都逃不過同代以及後代人的批評。

因此，文人爲文，其心目中必自有其衡量標準，決不是隨便輕率下筆的。文起八代之衰的韓愈，便曾有言：「夫所謂文者，必有諸其中，是故君子愼其實。實之美惡，其發也不揜，本深而末茂，形大而聲宏，行嶮而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遊者有餘者。體不備，不可以爲成人；辭不足，不可以而成文。」這些話可以作爲行文的重心，亦可作爲批評的尺度。

可見素來的文人，無論中外，都並未小看了批評，其所以有的對批評家鄙視而嗤之以鼻者，其中因素多半歸咎於批評家本身。批評家的自負、傲慢，或是輕率、苛刻，都適足以造成他的眼光偏差。好比一位戲劇批評家因爲對一齣戲不感興趣，不合口味，竟自在觀賞過程中睡起大覺來，然後却用他的尖酸刻薄的筆鋒洩其憤懣於紙上。這種不公平的情形，焉得不激怒創作者呢？

毋庸諱言，我們今天所缺少的就是嚴正的批評家，因此也連帶影響到文藝創作的水準。批評家不是容易做的，**他需要有神農嘗百草的精神、毅力與細心，不論什麼類型的作品都得細加品嘗**，這樣纔能知其神髓，始能明其作用，方有向人推荐的資格。猶如安諾德之言：「好的文學批評，其本身卽爲好的文學。」批評家如果能三復斯言而後作，那麼我們的文學批評就會逐漸使人轉變其存在已久的偏見。**文學批評一旦欣欣向榮，也就是文藝創作邁向燦爛前途之時。**